

演绎白山黑水的

传奇

龙兴之地，雪白血红

东北秘境往事一百年^②

长篇小说

青丘

你并不知道你在欺骗自己，
但你的狗知道……

张永军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东北秘境往事一百年^之

青上卫

张永军 著


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青上卫 / 张永军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
2014
(东北秘境往事一百年)
ISBN 978-7-5399-7038-7

I. ①青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4)第065007号

书 名 青上卫

著 者 张永军
责任编辑 郝 鹏 孙金荣
特约编辑 甘玉龙
责任校对 陈晓丹 孔智敏
封面设计 门乃婷工作室
内文设计 李慧娟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江苏文艺出版社
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中央路165号, 邮编: 210009
出版社网址 <http://www.jswenyi.com>
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印 刷 三河市嵩川印刷有限公司
开 本 700毫米×1000毫米 1/16
印 张 24.5
字 数 362千字
版 次 2014年8月第1版 2014年8月第1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-7-5399-7038-7
定 价 38.00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写在前面

这部小说不仅仅是写狼狗的，也不仅仅是以狼狗而独立成立的。这部小说主要还是写人，写那些生来就具备狼狗性格的男人和女人。

小说中这些人物所承担的一切，都是以他们的性格为出发点，去做他们喜欢承担的事，或者不喜欢承担也要去做的事，或者不能不去承担的事，或者受制于他人被迫承担的事，这些人物做这些事是必然，也是宿命。

正是以上种种必然去做的事,才体现了和宿命紧紧相关的“信任”。这个“信任”的特质,狼狗是生来就具备的,而人是不具备的。所以,在这部小说里,主要的主题就是“信任”。

也就是说,在人的一生中,最重要的是付出信任和收获信任。这就像狼狗一样,付出信任,才能体现完美的勇气。这也像铁七,付出信任,才能拥有青上卫这样的狼狗,才能有好爷和李老坏这样的兄弟。当然,这也是铁七的宿命,铁七像狼狗对待主人一样对待吉庆,这种情感却敌不过一个误会、一次怀疑。这是铁七的错,却不是“信任”的错。同样地,这也不是铁七的错,却是“信任”的错。因为谁对铁七好,铁七就回报谁更好。这就是狼狗的性格。如果从性格出发去面对一切、理解一切,那么不论什么结局都是正常的了。

付出信任不易,得到信任也不易。而且信任可以改变宿命,也可以使你走向宿命。所以那二说,“咱们就要像狼狗一样,狼狗牢记着主人的好,也牢记着主人的坏,而主人呢,主人只记得自己的好。这是不行的”。

现在在我们的周围，人对人不都像主人对狼狗那样吗？你对我好我才能骗你，骗你就像骗条狗。谁会记得别人对自己的好呢？谁不是都在牢记着对别人的好吗？这真是不行的。

另外，这部小说还有一个副主题，就是“寻找”。寻找最珍贵的情感、寻觅最珍贵的东西。那二在寻找，寻找的是落叶后的“安宁”。铁小七在寻找，寻找的是最初的那口妈妈的“奶”。九兰在寻找，寻找一个可以安心生活、可以称之为“家”的地方。铁小叶在寻找，寻找一种“强悍”的感觉。博一丁在寻找，寻找成为“人物”的时机。

这些人，每一个都是具备狼狗性格的人。他们也像狼狗需要主人一样，需要找到一个主人，找到了才能安于守护。找不到就不停地寻找，直到找到。这种精神是个人的精神，也就是每个人都有一种纯个人的精神，这种精神带来的就是宿命。就像狼狗有了一个主人，它的命运就被这个主人掌握。而人呢，人的命运同样也会被自己寻找的“主人”掌握。因为一个人和一条狗一样，只要活着，从来就不只是自己的事；只要活着，从来就没有自由。

正因为没有自由，我们才需要付出信任和收获信任，才渴望被信任和去信任。如果失去信任，那么就真的什么也没有了。

所以高明的猎人说，“骗你自己也不要骗你的猎狗”。所以好爷说，“在你的一生里，你时刻需要像狼狗一样的伙伴，但你自己也要像狼狗一样”。

好了，让我们在这部小说里交心吧！

目录
CONTENTS



写在前面 / 001

第一章 青上卫的三个主人 / 001

第二章 好爷与李老坏 / 023

第三章 跟你走 / 039

第四章 山里的老窝 / 077

第五章 猎熊 / 097

第六章 另一种宿命 / 127

第七章 耳朵 / 161

第八章 情与恨 / 225

第九章 舞动的木棒 / 273

第十章 斗狗 / 293

第十一章 柳哨的作用 / 323

第十二章 复仇的记忆 / 353

第一章

青上卫的三个主人

狼狗是人最忠诚的伙伴，狼狗没有主观分辨好坏善恶的能力，服从于主人、对主人绝对忠诚是狼狗的天性。但狼狗后天形成的性格特征来源于它所信任的主人。也就是说主人是善良的人，他的狗就是善良的狗；主人是恶人，他的狗就是恶狗。这就是说，主人是什么性格，他的狗就会是什么性格。

通化县城李家街的街上，顶着风雪走来一个骑一匹白马牵两匹红马的汉子。这汉子的出现吸引了几许好奇的目光，因为他是个中俄混血的二毛子。而在两匹红马的外侧，跟着一条安静的青毛狼狗，这条狼狗就是青上卫，是本书的主角。此时，青上卫还不知道主人的旅行到了要命的终点，也不知道它的命运即将改变，更不知道它会遭遇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主人……

那时是下午，时间已走向夕阳。铁七正坐在李家街老绵羊羊肉馆里。铁七的桌子是张靠窗的榆木桌子，也是铁七的固定桌子。铁七在夏天来时，会在饭口时坐在桌前边喝老羊汤边看窗外的街景。可是现在是冬天，纸窗的缝隙都被纸条糊上了，不能撑开，从里往外什么也看不见，但铁七还是时不时地瞄一眼窗子。事实上，自从吉庆和莫红羊成了亲，当上老绵羊羊肉馆的掌柜，吉庆就对铁七说，老七，这张桌子这把椅子就是你的了，来不来都是你的。铁七当时看看被油水浸润得像幅水墨画似的榆木桌面，再瞅瞅吉庆和改口叫了嫂子姐的莫红羊笑笑没当真。吉庆和莫红羊却都当真了。

铁七和吉庆从十几岁就结识了。铁七又通过吉庆认识了莫红羊，莫红羊

和铁七同是属猴的，比铁七大九天，莫红羊就成了姐姐。从那时起，吉庆再不会时常被人揍得鼻青脸肿了，因为吉庆认了铁七当兄弟。此后的十几年，靠窗的榆木桌子就是铁七的。有时铁七大半年不来，那张桌子也会被吉庆擦得油亮亮的空在窗前。可是，这次铁七来吉庆家已经四天了，也不去老城街会朋友，也不在羊肉馆后院屋里待着，而是坐在羊肉馆里不动，似乎一直要这样坐下去。进入羊肉馆的客人都用老羊汤泡上干辣椒喝着解寒气。铁七老喝凉水还冒汗，还把袍子皮短袄敞了怀。吉庆就担心了，在这四天里，总是变着法地盘问铁七是不是有心事了。每当吉庆这样问，铁七就说一些去辑安（现名集安）的见闻给吉庆听。吉庆问不出来就猜想，这次老七有难处了……

坐着发呆的铁七看看碗里的凉水喝没了，喊穆顺再给上碗凉水。吉庆瞄一眼就掉头进后院找到莫红羊，和莫红羊耳语几句。莫红羊的脸上也挂上了担心。莫红羊回到房里，从炕柜的最底层翻出一个蓝花布包，布包里有三十块龙洋（比大洋大一小圈的银币，币上印有龙像，在民间俗称龙洋）。

吉庆接在手里掂掂，叹口气，摇摇头。

莫红羊说：“还有一百块，是存着给老七娶媳妇的，都拿去吧。”

莫红羊又从炕柜边的一个角落里摸出一个长条圆柱形的红纸包。那里面是一整卷一百块龙洋。吉庆用蓝花布包好，双手拢着抱了出来。那时夕阳将至，羊肉馆里暂时没人了。要是在下黑影之后，当地的人或是投了行脚客栈的人才来羊肉馆吃席。

吉庆悄悄坐在铁七对面，把蓝花布包放桌上，往铁七面前推推说：“老七，快回屋放褡裢里。先用着，不够我再想法子。”

铁七就一愣，想一想明白了，动手解布包。

吉庆伸手挡说：“是一百三十块龙洋，财不露白，小心……”

铁七已经解开布包，还像折木棍那样，抓起红纸卷包的圆柱两手一折，哗啦！龙洋落桌上几枚，有一枚还从桌上滚落到地上。

吉庆急了喊：“你看看你看看！这是给你娶媳妇的，是你嫂子姐一块一块存的。”

吉庆边喊边弯腰去捡滚到另一张桌子底下的那枚龙洋。

铁七开心了，看着吉庆站起来，笑着说：“这点龙洋有屁用。”

吉庆脸色变了变说：“难怪你小子盘算这么久，难不成你真打算去李老坏的赌场整些钱？你以前说过的，别以为我忘了。”

吉庆两眼发直，瞅着铁七发愣，打个哆嗦又说：“不行！你不能去赌场打劫。李老坏占着黑白两道太有势力，林豹子又会玩命，你和他也就这几年不打架了，这多好。你等着，我和你嫂子姐打个商量再整些龙洋。”

铁七就笑了，也记不清何时说过去李老坏的赌场整钱的话了。那就不是铁七干的事，铁七从来不干那种事。铁七就抬手揉鼻子。这是铁七的习惯，每一次打架或发坏之前就要揉揉鼻子。

吉庆了解铁七这个动作，停下脚问：“你上次来说去辑安收了不老少进账，还说在野猪河整蛤蟆。咋的？收不了账？整不成蛤蟆？”

铁七说：“我没事。得了，就告诉你吧，我这次来卖蛤蟆油，两百来斤蛤蟆油扔在后院了。约我来的买家是奉天省城人。我在馆子里等他来碰头，又担心白等，这事没成和你说你也着急那多没劲。”

铁七虽这样说，吉庆还是有些担心。铁七不是买卖人，是大虎马岭有名的猎人，打了猎物卖皮子还行。整特色山货的买卖，吉庆怕铁七不在行。

铁七把龙洋收布包里往吉庆怀里一推，说：“快去，叫嫂子姐挖个坑埋上，最好埋在茅坑下面，那才叫财不露白。”

吉庆摇摇头，抱着包裹回后院了。吉庆再回来，就愣了愣，铁七把窗户纸扒个窟窿，眼睛顶上寒风往外看，听到吉庆走过来，说：“省城的人迟四天了，约好的日子没用。我可是带着十几口子，用去了一个秋天，在野猪河掘了十几里的沟槽，才捉了几万只蛤蟆，才扒出两百来斤蛤蟆油。省城的人要不来，这县城里可没人给现洋吃进这些蛤蟆油。”

吉庆说：“是呢，这县城里没人给现洋。你来时路上的雪都一尺厚了吧？我看省城的人兴许被雪堵路上了。老七别急啊！再等等。”

铁七不吱声了，似乎窗户上的窟窿不够大，用手又扒大了些，突然说：“来个杂种，真杂种，是个二毛子。男的，大个儿，那胡须，好看！骑一匹白马，拽两匹红马。还跟着条青毛狼狗，没错！是条好狼狗。”

吉庆听铁七叫得欢，也心动了，凑上去看。铁七不让他出窗窟窿，吉庆也抬手捅破窗纸扒出一个窟窿说：“在哪儿？真的，操他的！真是个二毛子！这家伙来咱这疙瘩干啥？”

铁七用手肘碰碰吉庆说：“快去，把这家伙整进来好好瞧瞧他的脸。”

吉庆说：“不用去叫，这家伙在咱门口停了，下马了。那狼狗真邪行，还知道用嘴接马鞭子……”

突然，铁七和吉庆的脑后传来莫红羊的话：“这是咋了，看啥呢，还整出两个窟窿？那碍事是吗？”

吉庆吓了一跳，还打一哆嗦。

铁七没回头，抬手肘顶下吉庆说：“这家伙说这样看风景方便，像回到夏天。”

吉庆掉头瞅着莫红羊赔笑说：“我糊上，我一会儿……嘿！我立马就糊上。”

吉庆跑馆子里间去了。

莫红羊皱下眉说：“臭老七就像个小屁孩。都过三十了也不找个媳妇。马家大姑娘挺好看的。你看行吗？人家愿意跟你去大虎马岭。这县城里的姑娘能答应去你那破窝可不大容易，人家就看上你的人了。我问了彩礼，我存的……”

铁七不耐烦说：“去！去！留着给吉庆暖被窝吧。两条粗眉一张大长脸，嘴上还长小胡子，那是女人吗？在大虎马岭一露头就得叫猎人当野猪打一枪。”

莫红羊一生气就没话了，在柜台后一屁股坐下喊：“吉庆，小丫头片子呢？这时候还不家来你也不管管。”

吉庆在里间喊：“有不贪玩儿的小丫头吗？准和石小头在外面玩哪！”

吉庆用水浸湿张草纸出来，贴在窗窟窿上，冷风一吹就和原有的窗纸冻一起了，说：“我糊好窗户了。老七，那家伙进来了吧？”

铁七说：“进来了，青毛狼狗在守着马，真是好狗。”

莫红羊也好奇了，一双飘忽的眼睛向门口看。

门被拉开了，门帘被翻起，随寒风进来了二毛子。二毛子在门口跺跺脚，脱下鹿皮短袍拍去上面的雪花，搭在左臂弯里，摘下狐狸皮围脖扫去头上的雪，再甩甩狐狸皮围脖，才抬头看着发呆的三个人。二毛子的目光就被莫红

羊吸引了，两人对几下目光，莫红羊的脸莫名其妙就红了。二毛子六尺多高的大个儿，黑发白脸，高鼻深目，唇上修得整齐的黑胡须，就是好看。

二毛子见惯了好看女人看他的目光，而且一路行来，见过的女人当中，莫红羊不但是最好看的也是最有韵味的。莫红羊发黑脸白，五官都小，却十分别致，配上小小的桃子脸、细长的脖子、修长的身段，就具备有别于其他美女的美。二毛子蓝色的眼睛里就忽闪出了蓝幽幽的火苗。

吉庆早就见惯了男人看莫红羊的目光，以前吉庆不生气还得意。莫红羊为了能嫁给吉庆，先和吉庆偷偷干那事，等到鼓起肚皮才和莫红羊爸爸摊牌。莫红羊爸爸就无奈了。莫红羊爸爸死前曾告诫吉庆，说吉庆这种身份脾性的老实人娶莫红羊要做好准备，就是准备睁只眼闭只眼当活王八，还要当心强大的男人杀了吉庆抢了莫红羊。吉庆当时说没事，说有准备。可是，现在吉庆看到莫红羊看二毛子的目光就突然生气了。吉庆刚刚鼓起眼珠，铁七就说话了：“你干啥的？像狼似的看人？没见过女人？过来，我问你点事。”

铁七盯着二毛子顿了顿又说：“听懂了没？过来！”

二毛子咧嘴笑了，一张嘴吓人一跳，二毛子说东北话：“给我整三碗老烧锅白酒，三斤白切羊肉，整一大盆炖烂的土豆。土豆要捣成泥拌上蒜泥细盐，再浇点辣椒油。我请好兄弟喝酒。”

二毛子走过来向铁七弯腰行个老毛子那边的弯腰礼，铁七抬手请他坐下。二毛子把鹿皮短袍和狐狸皮围脖整理了，整齐地堆放在桌子的一角上，拉开条凳，坐在铁七对面，歪头瞅着莫红羊叹息着说：“她真美，像白天鹅！”

铁七感觉怪异，揉下鼻子，扭头看眼红了脸的莫红羊说：“你看啥呢？她那脖子有天鹅脖子长吗？知道吗？她像母豹子，你再看她一眼，你的眼珠就不是蓝色的了。”

二毛子说：“不看了不看了。夸奖东北男人的老婆美丽会挨揍。我知道，我的父亲就是东北汉族人，在沙皇远东的军队里服过役，是管军马的军官。我父亲娶了一位俄罗斯小姐，那就是我的妈妈。我父亲在邻近黑河府的海兰泡有座大牧场。你看我的样子就知道我是新东北人。”

铁七愣了愣，心想，这家伙是个傻豹子。哪有一见面就亮底的？就说：“难

怪你会说汉语，原来你妈才是俄国老毛子。那你叫啥？”

二毛子侧头又瞄一眼莫红羊说：“我的汉族名字叫张一夫。我来长白山区整药材。初秋就出来了，现在往回走。”

吉庆也觉得张一夫挺实在，就和穆顺给上了白切羊肉、捣烂的土豆泥、老烧锅白酒。也过来坐下问：“你妈好不好看？”

吉庆这句话问得挺突然，铁七和莫红羊都认为张一夫会发火。哪知张一夫神采飞扬地说：“我妈妈像金发天使一样美丽。追求我妈妈的男人从村里排到镇上。我父亲经过几次决斗才娶到我妈妈。我父亲的拳脚功夫打得好极了。”

吉庆嘿嘿笑说：“你爸找你妈还决斗？这不和狗在春天‘掉秧子’一样吗？”

张一夫没听懂，歪脸看吉庆想再问。

铁七插话说：“来！为你爸的拳脚干一碗。”

张一夫就高兴了，端起酒碗喝一大口酒说：“这里的水好，大苞米也好，烧的酒就好，留回头客啊！”

铁七说：“兄弟，我问你个事，你能说就说，不能说就不说。来，我再敬你一碗，我这老哥的羊肉在这条街上是老字号，又纯正又地道，你多吃，这回我请了。”

张一夫说：“好！我和你争就是看不起你，就你请。你想知道啥就问吧！”

铁七问：“你整的是啥药材，能说吗？”

张一夫笑笑说：“别人问我不说，我就对你说。我告诉你，我就整熊胆和老人参干货，其他不好带的我都不要。”

铁七眼皮就一跳，收这两样东西一般都是现洋交易。也就是说，出来一趟总得随身带上几千块龙洋。这家伙一个人敢整这活儿，看来不是一般人。

张一夫又说：“我整这个快三年了……”

外面突然传来狗叫，吉庆说：“有人偷你的货吧？我去给你看看。”

双手托腮坐柜台里眨着飘忽眼睛想心事的莫红羊突然说：“你坐着吧，我出去喊一嗓子。”

莫红羊就出去了。

铁七发觉张一夫不着急。外面的狗叫声更凄惨了。张一夫突然问：“这

里买一条死狗多少龙洋？”

铁七说：“我不知道，三五块总值吧。”

张一夫说：“那就买过十三条死狗了，一会儿送你一条炖着吃。”

铁七就在又一声狗的凄惨叫声之后突然明白了，问：“你的狼狗已经咬死十二条狗了？”

张一夫站起，穿上鹿皮短袍说：“是啊！青上卫是我父亲培育的最好的狼狗，是最出色的伴行犬，和狗斗架是超一流的。你等我一下！我该出去赔龙洋了。”

这时，莫红羊变颜变色地进门说：“金大炮的两条破狗都叫青毛狼狗咬死了。狼狗下口快得像闪电。金大炮的大黑柴狗平时多厉害，喉咙被撕开还不知道受伤还往上冲，血滋红一片雪地才倒了。大黄柴狗发了下呆的工夫肚皮就被狼狗咬得破开了。狼狗像不是它咬的似的，掉头回来守三匹马。”

铁七听了满脸兴奋，拍下桌子，站起，跟着张一夫出去了。

吉庆说：“这下金大炮又要闹了。”

莫红羊说：“金大炮找碴你就揍他，要像老七上次揍他那样揍他，要不你就挨揍。你再像我爸忍他爸那样忍，我就和你急眼。”

吉庆拉一下莫红羊的手说：“这不老七来了吗，老七来了脾气废了金大炮就糟了。上次打得太狠了，要结死仇的，你小点声。”

莫红羊说：“那我一会儿就浇油加火，让老七再揍金大炮。我一看见金大炮浑身都起鸡皮疙瘩。”

吉庆知道莫红羊是在说笑，就和莫红羊一起走出去看……

外边的场面吉庆看了有点发愣。金大炮仰脸看天，金大炮身边站着四个身着老羊皮袄的汉子，他们都端着火铳。吉庆自然知道这四个汉子是木帮的人，他们一般在冬天伐木，春秋跑排。他们中间有原住民，比如满族人和高丽人，也有后来移民来的朝鲜族人，也有早期来东北的汉族人，是长期在佟佳江、鸭绿江沿岸山里讨生活的人。这些人每年总有几帮来通化县城购进些日用品。

金大炮为什么仰脸看天呢？原来金大炮带着四个汉子要对付青毛狼狗时发生了一段插曲。当时金大炮还说，打死狼狗再找狼狗的主人。可是，吉庆

和莫红羊的女儿吉小叶突然出现了。这个十三四岁的小丫头，一看四条火铳对准了青毛狼狗，青毛狼狗嘴上虽然堆起皮褶，但不惊慌也不叫。她却叫了：“啊！又打狗了呀！”

蹲在羊肉馆后墙根拉屎的石小头提上裤子跑过来。石小头没管惊叫的吉小叶，却一下冲到青毛狼狗的前面，张开双臂说：“是你的破狗先欺负它的，你老叫你的破狗欺负别的狗，咬死的狗再叫你整去下汤锅。金大炮你缺德。”

金大炮是个脾气很臭的高丽人，但是他做狗肉的手段却是当地一绝。在这一带，也只有老绵羊羊肉馆可以和老狗头狗肉馆叫号。这一羊一狗丰富了李家街的内容，又不矛盾，两家平日虽有小吵小闹，但都还说过得去。

金大炮被石小头说中了心事，恼火了，抬腿往前冲，刚冲了两步就看到青毛狼狗突然站到石小头身前，一双眼睛盯着他的脖子。金大炮想不到能遇上一条不怕他的狗，金大炮会杀狗就懂狗，知道眼前的青毛狼狗挺邪行，他就站住脚，抬手护住脖子喊：“哥几个，放火铳，连小杂种一起整了。”

石小头掉头一下抱住青毛狼狗的脖子喊：“快喊老七叔，快！”

青毛狼狗挣扎开了，歪脸看了眼石小头，又盯上了金大炮。青毛狼狗也许知道石小头是在帮它，才没攻击石小头。养过良种好狗的人都证实过，良种的狗天生就能分别出可信任的人和不可信任的人。

张一夫和铁七正好从羊肉馆出来。张一夫不紧张，左手在腰间一摸，摸出一支黑乎乎的木柄短枪。右手一翻，将一块鹰洋丢向天空，鹰洋打着转飞上又下落时，张一夫左手挥出的短枪响了，砰！鹰洋被击中向天空飞去，落在挺远些的雪地上。

铁七抬手拍了两下巴掌。

金大炮和四个木帮的汉子都发了呆。

铁七说：“金大炮，我给你个面子，给你三块龙洋赔你的死狗。你记得，再他妈找便宜我叫你满地找牙爬着走。”

金大炮怕铁七，这才仰头看天。

张一夫抬脚走向一匹红马，打开一只马包。从马包里拎出一只皮口袋，从里面抓出一把鹰洋丢在金大炮脚边的雪地上。再把皮口袋放进马包里，掉